

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

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真正的创始者，谢林是它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

“泛神论”是神学(或有神论)——彻底的神学的必然结论。“无神论”是“泛神论”、彻底的“泛神论”的必然结论。<sup>①</sup>

基督教是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矛盾。

泛神论是带着多神教的宾词的一神教，就是说：泛神论将多神教的那些独立的实体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宾词和属性。例如斯宾诺莎便将作为思维的总体的思维，以及作为广表物的总体的物质，当作实体亦即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个思维的事物，上帝是一个广表的事物。

同一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的不同点，仅仅在于它将实体的殒

---

<sup>①</sup> 这些神学名词在这里用的是粗俗符号的意义。

死的、呆板的東西用唯心論的精神鼓動起來。特別是黑格爾將自我活動、自我判別力、自我意識當作實體的屬性。黑格爾所提出的那個矛盾的命題：“關於上帝的意識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識”，與斯賓諾莎所提出的那個矛盾的命題：“廣袤或物質是實體的一種屬性”，是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面。這樣的命題並無其他的意義，僅僅是說：自我意識是實體或上帝的一種屬性，上帝就是自我。有神論者歸之于上帝的那種與實際意識不同的意識，僅僅是一種沒有實在性的觀念。但是斯賓諾莎說：物質是實體的屬性。這個命題的意義無非是說：物質是具有實體性的神聖實體。同樣地，黑格爾所提出的那個命題的意義也無非是說：意識是神聖實體。

一般思辨哲學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與宗教哲學曾經用過的方法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只要經常將賓詞當作主詞，將主體當作客體和原則，就是說，只要將思辨哲學顛倒過來，就能得到毫無掩飾的、純粹的、顯明的真理。

“無神論”是顛倒過來的“泛神論”。

泛神論是站在神學立場上對於神學的否定。

正如按照斯賓諾莎（“倫理學”第一部分，定義二和命題十），實體的屬性或賓詞乃是實體自身，按照黑格爾，絕對的賓詞、主體的賓詞一般說來是主體自身。在黑格爾看來，絕對是存在、實體、概念（精神、自我意識）。但是，僅僅被思想成存在的絕對，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只是存在。絕對如果被放在這種或那種規定、範疇里面思想，就完全融化為這種範疇、這種規定，因而除此以外，絕對僅僅

是一个名称。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主体的绝对仍然是基础，仍然有着真实的主体，有着那种东西，由于这种东西，绝对才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而是某种东西，这种规定仍然经常具有一种单纯空词的意义，正如斯宾诺莎的属性那样。

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从心理学观点看来，只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被看成一种与这种抽象不同而同时又与这种抽象等同起来的实体；从历史观点看来，则只不过是陈旧的、神学-形而上学的、并非有限的、并非人性的、并非物质的、并非确定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实体或虚构——，被看成行动的先于世界的虚無。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例如质，量，度量，本质，化学作用，机械精造，有机体。在神学中，我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作二次考察，一次是抽象的，另一次是具体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又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

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除于人之外的人的本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超越的思維，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維。

正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将这抛弃了

的本質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質化为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質再粗暴地調和起来。

形而上学或邏輯学只有在不脱离所謂主观精神的时候，才是一种真实的、内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學。只从性質本身考察性質，只从感覺本身考察感覺，將它們分裂成为两种特殊的科学，好像性質是脱离感覺的东西，感覺是脱离性質的东西，这是多么任意，多么粗暴。

黑格尔的絕對精神不是別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謂有限精神，正如神学的無限本質不是別的，只是抽象的有限本質一样。

按照黑格尔，絕對精神是显现或实現在艺术、宗教、哲学中。用直率的話來說：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就是絕對精神。但是不能把艺术和宗教与人的感覺、幻想和直觀分离开来，不能把哲学与思維分离开来，簡言之，不能把絕對精神与主观精神或人的本質分离开来，而不重返旧的神学观点，而不將絕對精神当作另一种与人的本質有別的精神，亦即当作一种在我們以外存在着的幽靈而使自己迷惑。

“絕對精神”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还作为幽靈出現的神学的“死亡了的精神”。

神学是对于幽靈的信仰。不过普通神学有它的感性想像中的

幽灵，思辨神学有它的非感性抽象中的幽灵。

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它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

从人抽出来而被抛弃了的人的本质与人的直接、鲜明、毫不暧昧的等同，是不能用正面的方式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来的，只有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才能从其中引伸出来。我们只有将这种等同理解成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然后才能理解、才能了解它是不是思辨哲学的真理。虽然一切事物都包藏在黑格尔哲学之中，但是这些事物经常都带着它的否定，它的对立面。

艺术一目了然地证明：绝对精神就是所谓有限的主观精神，因此绝对精神与这种主观精神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分开的。产生艺术的，是那种以此岸生活为真实生活、以有限者为无限者的感情，是那种以一定的实际本质为最高的神圣本质的热情。基督教的一神教并不包含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原则。只有多神教，只有所谓偶像崇拜，才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希腊人只是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将人的形象当作最高的形象，当作神的形象，因而才能达到使他们的造形艺术完美。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质当作神圣的本质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想像时，当宗教的本质成为他们的意识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质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人。

彼得拉克由于宗教才悔恨他神聖化他的劳拉的那首诗。何以基督教徒不能像异教徒那样具有与他們的宗教观念相适应的艺术作品呢？何以沒有他們完全滿意的基督形象呢？因为基督教徒的宗教艺术由于他們的意識与真理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失敗了。基督教的本質实际上是人的本質，而在基督徒的意識中却是一种另外的、非人性的本質。基督應該是人，同时又不是人；他是一种曖昧的东西。但是，艺术只能表达真实的東西，不曖昧的东西。

人性的东西就是神聖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就是無限的东西；这个果断的、变成有血有肉的意識，乃是一种新的詩歌和艺术的源泉，这种新的詩歌和艺术在雄壯方面、深刻方面、热情方面都要超过以前的一切詩歌和艺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是一种絕對沒有詩意的信仰。痛苦是詩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損失看成一种無限的損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慘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但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却将各种痛苦变成幻像，变成虛构。

从無限的东西中引伸出有限的东西、从不确定的东西中引伸出确定的东西的哲学，是永远不能达到对有限的东西和确定的东西作出一个真正的肯定的。从無限的东西中引伸出有限的东西，意思就是說：把無限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了，否定了。必須承認沒有規定、亦即沒有有限性的無限者，只不过是無限者的实在性，因而假定了有限者。但是虛构絕對的否定性仍然是基础，因此被假定的有限性經常又被揚弃了。有限者是無限者的否定，同时無限者又是有限者的否定。关于絕對的哲学乃是一种矛盾。

正如在神学中，人是上帝的真理、实在性——因为一切将作为上帝的上帝现实化、将上帝化为实际本质的宾词，如力量、智慧、善、爱、甚至无限性和人格，都是以异于有限的东西为条件，所以首先要假定在人之中，与人在一起——，同样地，在思辨哲学中，无限者的真理也是有限者。

有限事物的真理性，绝对哲学是用间接的、颠倒的方式来宣布的，如果只有当无限者受到规定，亦即不把它假定为无限者，而把它假定为有限者的时候，无限者才存在，才有真理性和实在性，那末，实际上有限者就是无限者。

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认作无限者，换句话说，就是将有限者化为无限者，而将无限者化为有限者。

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sup>①</sup>、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没有有限者，无限者是根本不能设想的。你能不想到一个一定的性质而对性质进行思想和下定义么？因此，最初的东西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东西；因为确定的性质不是别的，仅仅是实际的性质；实际的性质是先于思想中的性质的。

① 我经常只在“绝对”哲学的意义之下应用“有限”这个词。对于绝对哲学，从绝对的观点看来，实在的、实际的东西显得是非实际的、虚的东西，因为它将非实际的和不确定东西看成实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从虚的观点出发，将有限的和虚的东西看成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特别在早期的谢林哲学中出现，但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

哲学的主观来源和进程，也就是它的客观来源和进程。当你思想到性质之前，你先感觉到性质。感受是先于思维的。

无限者是有限者的真实本质——真实的有限者。真正的思辨或哲学不是别的，仅仅是真实的、普遍的經驗。

宗教和哲学的无限者，無論現在和过去都不是别的，仅仅是某种有限的东西，某种确定的东西，但是被神秘化了，就是说，一种有限的东西，一种确定的东西，一加以設定，就不是有限的东西，不是确定的东西了。思辨哲学与神学犯了同样的錯誤，就是将实在性或有限性的規定，仅仅通过对規定性的否定——就是在这种規定性中，这些規定才成为这些規定——，化为无限者的規定和宾詞。

誠实与公正对于一切事物都是有益的，对于哲学也是如此。但是哲学要做到誠实和公正的地步，只有承認它的思辨的無限性的有限性，例如承認上帝的本性的秘密仅仅是人的本性的秘密，承認它为了借以产生意識的光明而加在上帝身上的那种黑暗不是别的，仅仅是它自己对于物質的实在性和不可避免性的那种曖昧的、本能的感情。

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顛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認識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質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見的束縛。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



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識。事物和本質是怎樣的，就必須怎樣來思想、來認識它們。這是哲學的最高規律、最高任務。

把存在的東西說成它所是的那樣，是真實地宣說了真實的東西，看起來却好像是膚淺的；把存在的東西說成它所不是的那樣，是不真實地、歪曲地宣說了真實的東西，看起來却好像是深刻的。

真確性、簡單性、確定性是真實的哲學的形式標志。

作為哲學的開端的存在，是不能與意識分離的，意識也不能與存在分離。正如感覺的實在性質，反過來感覺又是性質的實在那樣，存在也是意識的實在，而同樣地，反過來意識又是存在的實在——意識才是實際的存在。精神與自然的真正統一只是意識。

思辨哲學從絕對那里剝去、排入有限事物和經驗事物領域內的一切規定、形式、范疇或者用其他名稱所表稱的東西，恰好包含着有限事物的真正本質，亦即真正的無限者，包含着哲學真正的、最後的秘密。

空間和時間是一切實體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間和時間內的存在才是存在。對於空間和時間的否定，永遠只是否定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並不是否定空間和時間的本質。一種無時間性的感覺，一種無時間性的意志，一種無時間性的思想，一種無時間性的實體，乃是不存在的東西。一個人如果根本沒有時間，也就沒有意欲和思維的時間和熱望。

在形而上学中、事物本質中否定空間和時間，是有最恶劣的实际后果的。只有随时随地采取時間和空間观点的人，才能在生活上有計劃，有实践的見識。空間和時間是实践的第一标准。一个民族，如果由于它的形而上学而排除了時間，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時間脫离的存在神聖化，也一定会由于它的政治而排除時間，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則神聖化。

思辨哲学将脫离時間的發展当作“絕對”的一种形式、一种屬性。这种使發展脫离時間的做法，却是思辨哲学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它有力地証明了：思辨哲学家对于“絕對”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具有人的一切欲望而沒有欲望，爱而不爱，怒而不怒。沒有時間的發展，也就等于不發展的發展。“絕對实体自行發展”这个命題，只有顛倒过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命題。所以应当說：只有一种發展的、在時間中展开的实体，才是一种絕對的、亦即真正的、实际的实体。

空間和時間是实际的無限者的显现形式。

沒有限制、沒有時間、沒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沒有性質、沒有力量、沒有精神、沒有熱情、沒有愛。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沒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什么需要都沒有的东西，也就沒有存在的需要。存在或不存在，是一样的——对于它自己是一样的，对于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沒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沒有根据的实体。只有能感到痛苦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只有具有丰富的慘痛經驗的实体才是神聖的实体。沒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沒有实体的实体。沒有痛苦的实体不是別的，仅仅是一种無感覺、

無物質的實體。

一種哲學，如果不包含被動的原則，一種哲學，如果對無時間的存在、無期間的生存、無感覺的性質、無實體的實體、無生命無血肉的生命進行思辨——這樣一種哲學，就與一切關於絕對的哲學一樣，是一種絕對片面的哲學，必然要與經驗相對立。斯賓諾莎雖然將物質當作實體的一種屬性，卻沒有將物質當作感受痛苦的原則，這正是因為物質並不感受痛苦，因為物質是單一的、不可分的、無限的，因為物質和與它相對立的思維屬性具有相同的特質，簡言之，因為物質是一種抽象的物質，是一種無物質的物質，正如黑格爾邏輯學的本質是人和自然的本質，但是卻沒有本質、沒有自然、沒有人一樣。

哲學家必須用人中間那種不研究哲學的、甚至於反對哲學的東西來對抗抽象的思維，必須將被黑格爾貶為注釋的東西吸收到哲學的正文裡面來。只有這樣，哲學才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無敵手的、不可推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哲學不應當從自身開始，而應當從它的反面、從非哲學開始。我們中間這個與思維有別的、非哲學的、絕對反經院哲學的本質，乃是感覺主義的原則。

哲學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頭腦——這是活動、自由、形而上學無限性、唯心論的來源。同時是心情——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覺主義的來源。用理論名詞來說，哲學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維和直觀，因為思維是頭腦所需要的，直觀感覺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維是學派和體系的原則，直觀是生活的原則。在直觀中我為對象所決定，在思維中我決定對象。在思維中我是我，在直觀我是非

我。只有从思维的否定中，从对象的确定中，从欲望中，从一切快乐和烦恼的来源中，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客观的思想，真实的、客观的哲学。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供出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论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

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就是怎样的，反过来，哲学家的性质，哲学的主观条件和成分，也是它的客观条件和成分。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纯洁的德国人请不要害怕这种混血！“哲学家文汇”(Acta Philosophorum) 已经于纪元 1716 年表明了这种思想。“如果我们将德国人和法国人比较一下，那末，法国人的心灵比较活泼，德国人则比较严正，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气质对于哲学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换句话说：一个父亲是法国人而母亲是德国人的孩子，一定（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具有很好的哲学才能。”完全正确；我们只要将法国人当作母亲，将德国人当作父亲。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论的所在地——这是法国式的想法；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论的所在地——这是德国式的想法。心情是革命的，头脑是改良的；头脑使事物成立，心情使事物运动。但是只有运动、激动、欲望、热血、感觉存在的地方，才存在着精神。只有莱布尼兹的智慧，只有他的热情的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第一次将德国人从他们的哲学上的学究智气和经院智气中拯救出来。

在哲学中，一直是将心情当作神学的胸墙。但是，心情恰好是绝对反神学的原则，恰好是人们的神学意义之下的无信仰的、无神论的原则。因为心情并不相信别的东西，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它的本质的无可辩驳的、神聖的绝对实在性。但是不了解心情的头脑，却因为它的任务是分离和区别主体和客体，而将心情原来的本质转变为一种与心情不同的、客观的外在本质。当然，对于心情来说，是需要一种别的本质的，然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与它自己相同的、与心情无区别的、与心情不矛盾的本质。神学否認心情的真理性、宗教感情的真理性。例如，宗教感情、心情說：“上帝受难”，神学則說：上帝不受难，这就是說，心情否認上帝与人的差别，神学則承認这种差别。

有神論是建立在头脑与心情的分裂上的，泛神論則是在分裂中揚弃这种分裂——因为泛神論將神聖实体仅仅当作內在的超越实体。人本學有神論則無任何分裂。人本學有神論是理智化了的的心情，它在头脑中仅仅以理智的方式說出心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說出的話。宗教仅仅是感情、感觉、心情和爱，就是說，宗教只是对上帝的否定，將上帝溶解于人之中。因此，新哲学既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神学是否認宗教感情的真理性的，所以新哲学乃是对宗教的肯定。人本學有神論是自覺的宗教——了解自己的宗教。相反地，神学則在表面上好像优待宗教，实际上否定了宗教。

謝林与黑格尔是对立的。黑格尔代表独立性、自我活动的男性原则，簡言之，他代表唯心的原则。謝林則代表承受性和感受性的女性原则；他首先接受費希特，然后接受柏拉圖与斯宾諾莎，最后接受波墨，簡言之，他代表唯物論的原则。黑格尔缺少直觀，謝

林缺少思想力和决断力。謝林只是一般的思想家；如果他一与事物接触，一与特殊的、确定的事物接触，他就陷入想像的梦游里去了。謝林的理性主义只是表面的，他的反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黑格尔归结到一种抽象的、与反理性原则矛盾的存在和实在，謝林归结到一种与理性原则矛盾的、神秘的、想像的存在和实在。黑格尔用粗野的感性言詞补充实在論的缺点，謝林則以美丽的言詞补充实在論的缺点。黑格尔以平凡的方式說出不平凡的东西，謝林則以不平凡的方式說出平凡的东西。黑格尔将事物当作单纯的思想，謝林則将单纯的思想——例如上帝的自存性——当作事物。黑格尔为思維的头脑所迷惑，謝林为不思維的头脑所迷惑。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謝林則相反地将理性化为非理性。謝林哲学是梦境中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概念中的实在哲学。謝林否定幻想中的抽象思維，黑格尔則否定抽象思維中的抽象思維。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維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謝林哲学是带着想像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思維与存在的矛盾的揚弃，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經提出来了，他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这种矛盾的揚弃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一种要素的范围以内——是在思維的范围以内。在黑格尔看来，思維就是存在，思維是主体，存在是宾詞。邏輯学是思維要素以內的思維，或者是自己思維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是無宾詞的主体，或者是同时兼为主体和宾詞。但是思維要素內的思維还是抽象的；因此它要实在化、外化自己。这个实在化、外化的思想就是自然，一般說来就是实在、存在。但是这个实在之內的真正实在是什么呢？是思維，思維为了将它的無

宾詞性当作它的真正本質建立起来，于是立即将实在性这个宾詞又从自身中排除出去。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达到作为存在的存在，达到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滿足的存在。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成自己思想自己的思維的宾詞。存在的宗教和思想中的宗教之間的公認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思維無論在什么时候都被当作主体，客体和宗教則被看成思想的一个單純的宾詞。

誰不揚弃黑格尔哲学，誰就不揚弃神学。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說，只是用理性的說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創造、物質实体为非物質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創造的神学学說。在邏輯学的結束的地方，甚至使絕對理念作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决定”，以便亲手証明它的来源出于神学的天堂。

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正如旧教神学家为了与新教作斗争，曾經事实上成为亚里士多德派一样，現在新教神学为了与“無神論”作斗争，依理也必須成为黑格尔派。

思維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維是宾詞。思維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維。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簡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說，是虛無的、無意义的。

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質，就是自然的本質。時間上的發生只

推广到自然的外形上，不能推广到自然的本質上。

只有思維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分裂的时候，只有首先通过抽象从存在中取出它的灵魂和本質，然后又在这个从存在中抽出来的本質中找到这个本身空洞的存在的意义和根据的时候，才能从思維中引伸出存在；正如只有将世界的本質与世界任意地分开的时候，才能从上帝引伸出世界。

誰要是按照特殊的实在哲学原則进行思辨，那就同那些所謂实证哲学家一样：

像一个动物在干枯的草原上，  
被一个恶魔迷惑着轉圈子，  
在它的周围却有美丽的、碧綠的牧場。

这个美丽的、碧綠的牧場就是自然和人，因为这两种东西是屬于一体的。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們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

自然是与存在沒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沒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

新的唯一实证的哲学，是一切学院哲学的否定。尽管新哲学包含着学院哲学的真理，却否定了这种哲学，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特殊的、經院派的性質。新哲学沒有暗号，沒有特殊的語言，沒有特殊的名称，沒有特殊的原則；它是思維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在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質，是历史的本質，是国家的本質，是宗教的本質。这个人是在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



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想像中的）绝对同一。这个人知道：被思辨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从人分离开来、客观化成为一种抽象本质的泛神论本质，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的、但是可以无限地加以规定的本质。

新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它是把这一切对立的真理统一为一个绝对独立的、纯粹的真理。

新哲学已经既从消极方面、又从积极方面宣布了自己是宗教哲学。只有将一种实证哲学分析出来的结论当作前提，才能在这些结论中认识这种哲学的原则。但是新哲学并不求宠于众人。它是确信自己的，不屑于炫耀自己。但是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主要兴趣在于将现象当作本质、幻觉当作实在、名称当作事物的时代，它必定被看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对立的東西就是这样互相补充！在把虚無当作实有、谎言当作真理的地方，当然一定将实有当作虚無、真理当作谎言。在一个地方，人们——可笑的是正当哲学处在对自己怀着决定性的、普遍的失望的时刻——进行前所未闻的尝试，要想将一种哲学完全建立在报章读者的喜爱和意见上面，当然也一定想用在“奥格斯堡通报”中当众诋蔑的办法，对哲学作品进行公正的、基督教的駁斥。德国的社会舆论是多么公正，多么道德啊！

一种新的原则，经常是带着一个新的名称出现的，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的地位中提升到君主的地位，将它当成最高的称号。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

識，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因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識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無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識。

从語言上說，“人”这个名称誠然是一个特殊的名称，然而从实际上說，却是一切名称的名称。Πολύωνυμος（“多名”）这个名词当然是属于人的。人經常所称呼的、所說出的东西，也經常說出了他自己的本質。因此語言是人类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准。“上帝”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被人看成最高力量、最高实体、亦即最高感情、最高思想的东面的名称。

“人”这个名称的意义，一般只是指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异于他的精神，一般地說，异于他的一般社会性質——例如异于艺术家、思想家、著作家、法官，似乎人所特具的基本特性并不在于他是思想家、艺术家、法官等等，似乎艺术界、科学界等等各界中的人是在他之外的。思辨哲学在理論上确定了这种人的主要特性与人的分离，从而将完全抽象的性質神聖化成为独立的实体。例如黑格尔的“自然权利”第190节<sup>①</sup>便說：“个人在法律上是对象，从道德观点說主体，在家庭中是家庭成員，在一般公民社会中是公民（作为市民），在这里，从需要的观点說，却是表象（？）的具体名词，人們称之为**人**，因此，在这里，而且真正說来也只有在这里，說的才是这个意义之下的人。”在这个意义之下，当說到公民、主体、家庭成員、个人时，实际上只是說到同一的实体——人，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下、从另一种性質来**

<sup>①</sup> 見黑格尔：“法律哲学”。——譯者

說的。

一切关于法律、关于意志、关于自由、关于沒有人的、在人以外甚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想，都是一种沒有統一性、沒有必然性、沒有实体、沒有根据、沒有实在性的思想。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費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茲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絕對”的根据和基础。

一切科学必須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說在沒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設。这一点特別对于自由的学說有意义。只有新哲学才能将直到如今仍然是一种反自然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假設的自由自然主义化。

哲学必須重新与自然科学結合，自然科学必須重新与哲学結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內在必然性上面的結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錯配同日而語。

人是国家的 *c'Ev καὶ πᾶν* (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經過發揮的、明确化了的总体。在国家里面，人的主要性質和活动现实化成为特殊的等級，但是这些性質和活动在国家領袖的个人身上又重新回到了同一性。国家領袖無差別地代表一切等級，在他的面前，一切等級都是同样必要、同样有权利的。国家領袖是普遍的人的代表。

基督教將“人”这个名称与“上帝”这个名称用“神人”(Gottmensch)这个名称結合起来，从而將“人”这个名称提高到最高实体的



2 021 2434 3

一种属性的地位。新哲学根据真理，将这个属性当作实体，将宾词当作主体——新哲学是实在化了的理念，是基督教的真理。但是，正因为它包含了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它放弃了基督教这个名称。基督教只是在与真理矛盾中说出了真理。无矛盾的、纯粹的、毫不掺假的真理是一种新的真理，是一种新的、自主的人类的行动。

---

这篇作品是作者 1842 年写的，由于不能通过检查，没有在德国发表，1843 年由青年黑格尔派发表在瑞士出版的“最新德国哲学、政论文集”(Anec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二卷中。

译者附记